

籌  
遼  
碩  
畫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籌遼碩畫卷之四

戊午孟夏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江西道御史李徵儀題爲虜警甚急廟算甚緩  
懇乞

聖明早計防勦以固封疆事伏自撫順失守全軍  
覆沒遼東西悉已震動誠危急存亡之秋政  
皇上宵衣旰食之時臣子臥薪嘗膽之日乃衆議  
遲疑似過于慎重毋亦狃于嘉靖庚戌之役  
謂何事張皇職竊以爲不然庚戌之役王汝

孝構隙于前逆鸞勾引于後而俺答之欲止  
于子女玉幣飽當自去况虜款未定我兵習  
戰虜在內地豈敢久停今奴酋席猥詐之資  
擅參貂之利招集中國亡命蓄謀于數十年  
之久白頭舉事一出而墮我名城殲我大帥  
不飽子女玉帛而飽城郭土地其志誠不在  
小况我二百五十年太平人不知兵復以積  
弱之遼當積強之虜揆之事勢欲其不折而  
入于奴不可得也遼危則闖關而西漁陽孤

竹間無名山大川之限掉臂而行孰能禦之  
禍且有不忍言者故庚戌之賊雖搶擄于近  
郊猶爲疥癬之疾今日之變雖在千里外實  
係腹心之憂較庚戌奚啻十倍但夷考當年  
肅皇帝嚴旨頻下羣臣章疏流通而外兵之調度  
芻餉之議處種種經畫載在方冊

皇上固可覆視絕不類今日人才空虛章疏留中  
羣情隔絕諸司鎮靜悄然若無事者說者又  
云千兵之行餉以萬計兵集虜去費徒不貲

不得不爲此數米量羹之計而職又竊以爲不然也黠虜踪跡詭秘其鴟張豕突長驅直犯固不可知卽或異日乍起乍退多方誤我亦不可知總之堂堂天朝有覆軍殺將之恥自當滅此朝食故近地之兵不可不預備數百萬之餉不可不蚤具兵已備矣餉已具矣賊如遠遁則問罪之師接踵而東賊尚屯聚則進可爲蕩平之計退可爲固圉之策如妄冀虜之未必來也而兵餉不繼恐虜欲無厭

烽燧日逼禦之通衢者漸及于門庭禦之門  
庭者漸及于寢室束手無策噬臍何及事且  
不知所稅泊矣或又云奴酋勢在呼吸之間  
而徵兵在數月之遠鞭雖長不加于馬腹不  
知卽有數月之濡遲尚有顧盼可候待之期  
不然日復一日旬復一旬悠悠汎汎甲可乙  
否所謂議論定而虜騎已過河則宋之已事  
可鑒也或又云遼爲一隅之警何至紛紛徵  
調頻年饑饉恐激而爲亂職愚以昔年朝鮮

之役未始不動天下之兵何以竭中國之財  
力援此區區之屬國哉救朝鮮所以衛遼也  
衛遼所以衛京師也豈昔日之遼東不可無  
朝鮮之衛而今日之京師乃不必有遼東之  
衛耶國家舉事當旁揣其情形之變而預度  
其究竟之歸奴酋之當必勦易知也遼兵之  
不能勦奴酋而必待于調募易知也以我之  
必往待敵之或來則調募于暇豫之時與告  
急于倉皇之際其得失利害又易知也慮必



周于事後患始弭于目前如苦兵食之艱習  
因循之見袖手旁觀苟且倖免事或中變則  
陳堯叟王欽若當年之策而徐瑅復蹈襲于  
正統之季卒爲天下萬世笑皆以其策之不  
預定耳長城之外引弓之國其受我豢養如  
奴酋者皆鱗次櫛比見我之不能大創奴酋  
蹈瑕乘隙何所不有則國勢日以弱國威日  
以替而朝廷從此多事矣況奴酋狡焉啓疆  
之思政勃勃乎其未肯已也頃奉

明旨云其大舉征勦事還着九卿科道官會議具奏故職恭繹大舉之

明旨歷陳利害之大端見奴酋不容不勦又不容易勦之狀若此

皇上試思此何等時耶請事留司馬門不報天下事可知矣乃閣臣以發內帑請不報復以枚卜大僚考選諸務請不報樞臣以揀用宿將請不報各臺省以邊事條陳便宜十無一報陛下卽不能早朝宴罷如往時值此羽檄交馳之

際召閣部九卿科道時賜臨問以籌戰守之  
宜則邊臣鼓其壯氣塞虜視其雄心此所謂  
戰勝于廟廊之上也先年遇有虜警曾遣京  
堂兼憲職駐劄通涿二州以成犄角之勢今  
督臣汪可受星馳出關撫臣劉曰梧已議移  
駐山海矣若黃花鎮古北口等處係

陵寢重地先年虜曾潰入儻遇有事撫臣料理稍  
遠調兵援遼守備單弱按關二臣甚爲地方  
慮似當于京堂中酌量才望者一二員

賜勅詣各邊口督同道鎮諸臣同心防禦如臺臣  
熊廷弼素嫻邊事可卽令回道以俟不次擢  
用至部議調募防守亦當刻期赴遼以備不  
虞者也邇來沿邊守備員役因太平日久未  
盡揀擇間有人地未甚相宜者吏兵二部不  
妨從長酌議移之內地另選素有武略者速  
爲催補以重戎備至遼東被兵地方今督臣  
旣已出關分任不可無人除原役守巡兵備  
諸臣照常管事外不妨以督餉監軍紀功各

銜添設道臣以資謀斷凡此皆緊急之要務  
所當亟爲料理而愚臣之杞憂又不獨此也  
職每恨有宋澶淵之後寇準議不能盡用竟  
釀靖康之禍蠢茲小醜卽非金元之強大類  
元昊之狡故是勁敵謀國者須畢舉羣策先  
定規模一勝不爲喜一敗不爲懼守此不易  
將日見其有可成之功而奴酋之首計日可  
懸于闕下慎毋若朝鮮之後議戰議封貢  
日齟齬于交戟之下卒之戰與封貢皆成畫

餅而幸關白之以內難罷兵也伏乞

陛下垂神省覽亟勅該部酌議施行

○巡按直隸御史潘汝禎題爲薊門逼近神京足  
兵亟宜召補并速用昌鎮大將以重

陵寢以固根本事項建酋倡禍城陷師殞遠近震  
驚督臣汪可受請于薊永等處共調兵六千  
五百名赴山海關應援于遼猶可照應于薊  
今該部又議再挑選數千領之出關則去薊  
漸遠矣昔之調客兵以入衛者今且移主兵

以離營矣遼以全不設備竟至大敗今日之  
薊備于何設內地空虛謀宜萬全京師堂與  
也薊鎮門戶也遼左藩屏也利害呼吸相關  
虛實一脈流注遠近緩急均宜預籌蓋薊去  
京師甚近僅僅數舍窮一日夜之力可直抵  
都門且也平原曠野無高山大川之險可恃  
而從遼至薊如石門等處酋由間道以入亦  
不過日許是薊鎮一帶近則門戶急則咽喉  
其關繫何如重所恃沿邊營路處處防守漁



陽之間撫臣任之畿輔東西督臣轄之聯絡  
錯署扼華夷之要而當其衝蓋擁衛

神京任莫重焉今遣調矣又挑選矣伍兩旣缺  
老弱徒存儻奴酋詭道乘虛不知薊之爲薊  
何以禦之且所可寒心者不獨奴酋也往昔  
虜薄都城盤據近地其入也不由古北口以  
至獨石喜峰諸口黃花鎮等處乎已往覆轍  
不足鑒乎況所可重懲者不獨往事也今石  
塘路連報滿旦母子聞遣兵援遼傳調精強



達子乘機入犯將作何勦除誰保其止于竊  
擄而已乎承平日久武備廢弛今日之兵增  
之未必強梁少減遂成恇怯薊平之間夫亦  
自救不暇之時矣反復籌畫終不敢以挑選  
出關爲萬全該部旣議檄兩撫臣召補則目  
前爲薊設備孰有急于此者隨召募隨訓練  
務使強壯可用使虜有叵測各將不得以兵  
調爲辭不然于遼希以成救援之功于薊先  
已撤門戶而貽堂奧之禍咎將誰歸哉職接